

民國文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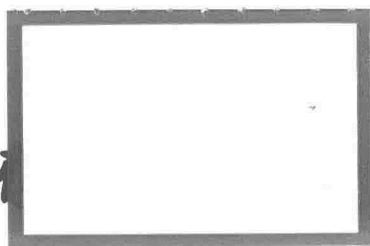
91

莊子天下篇講疏

顧實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民國文庫



91

莊子天下篇講疏

顧實著

知識產權出版社

顧實的《莊子天下篇講疏》對《莊子·天下》中的內容進行逐字逐句的梳理和講解，對一些重要的道家人物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梳理，向讀者展示了早期中國道家思想發展的清晰脈絡，並且在文字訓詁上也頗費了一番研究的工夫。

本書適合相關研究者閱讀與參考。

責任編輯：文 茜

責任校對：董志英

特約編輯：吳杰華

責任出版：劉譯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莊子天下篇講疏／顧實著．—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11

（民國文存）

ISBN 978-7-5130-3780-8

I. ①莊… II. ①顧… III. ①道家②《莊子》—研究 IV. ①B22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20971 號

莊子天下篇講疏

Zhuangzi Tianxiapian Jiangshu

顧 實 著

出版發行：知識產權出版社 有限責任公司

社 址：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http://www.ipph.cn>

發行電話：010-82000860 轉 8101/8102

責編電話：010-82000860 轉 8342

印 刷：保定市市畫美凱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版

字 數：90 千字

ISBN 978-7-5130-3780-8

郵 編：100088

郵 箱：bjb@cnipr.com

傳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責編郵箱：wengqian@cnipr.com

經 銷：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6.75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24.00 元

出版權專有 侵權必究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本社負責調換。

民國文存

(第一輯)

編輯委員會

文學組

組長：劉躍進

成員：尚學鋒 李真瑜 蔣方劉勇 譚桂林 李小龍
鄧如冰 金立江 許江

歷史組

組長：王子今

成員：王育成 秦永洲 張弘 李雲泉 李場帆 姜守誠
吳密 蔣清宏

哲學組

組長：周文彰

成員：胡軍 胡偉希 彭高翔 干春松 楊寶玉

出版前言

民國時期，社會動亂不息，內憂外患交加，但中國的學術界卻大放異彩，文人學者輩出，名著佳作迭現。在炮火連天的歲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的知識分子，承當著西方文化的衝擊，內心洋溢著對古今中外文化的熱愛，他們窮其一生，潛心研究，著書立說。歲月的流逝、現實的苦樂、深刻的思考、智慧的光芒均流淌於他們的字裡行間，也呈現於那些細緻翔實的圖表中，在書籍紛呈的今天，再次翻開他們的作品，我們仍能清晰地體悟到當年那些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真誠，蘊藏著對國家的憂慮，對知識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生幸福的嚮往。這些著作，可謂是中華歷史文化長河中的珍寶。

民國圖書，有不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經過了多次再版，備受時人稱道。許多觀點在近一百年後的今天，仍可說是真知灼見。眾作者在經、史、子、集諸方面的建樹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蔡元培、章太炎、陳柱、呂思勉、錢基博等人的學術研究今天仍為學者們津津樂道；魯迅、周作人、沈從文、丁玲、梁遇春、李健吾等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傅抱石、豐子愷、徐悲鴻、陳從周等人的藝術創想，無一不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名作。然而這些凝結著汗水與心血的作品，有的已經罹於戰

火，有的僅存數本，成為圖書館裡備受愛護的珍本，或成為古玩市場裡待價而沽的商品，讀者很少有隨手翻閱的機會。

鑑此，為整理保存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本社從民國書海裡，精心挑出了一批集學術性與可讀性於一體的作品予以整理出版，以饗讀者。這些書，包括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普、傳記十類，綜之為“民國文存”。每一類，首選大家名作，尤其是對一些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沒有再版的名家著作投入了大量精力進行整理。在版式方面有所權衡，基本採用化豎為橫、保持繁體的形式，標點符號則用現行規範予以替換，一者考慮了民國繁體文字可以呈現當時的語言文字風貌，二者顧及今人從左至右的閱讀習慣，以方便讀者翻閱，使這些書能真正走入大眾。然而，由於所選書籍品種較多，涉及的學科頗為廣泛，限於編者的力量，不免有所脫誤遺漏及不妥當之處，望讀者予以指正。

目 錄

自 序	1
參考書	9
一 原一	11
二 墨翟、禽滑釐	24
三 宋鉏、尹文	34
四 彭蒙、田駢、慎到	41
五 關尹、老聃	47
六 莊周	53
七 惠施	59
附 考 六家諸子擬年表	81
編后記	91

自序

《莊子·天下篇》者，莊子書之敍篇，而周末人之學案也（舊曰學案，今曰學術史）。不讀《天下篇》，無以明莊子著書之本旨，亦無以明周末人學術之概要也。故凡今之治中國學術者，無不知重視《天下篇》，而認為當急先讀破也。雖然，讀破《天下篇》，談何容易！讀古書之難，有如攻金城湯池者然，非用盡方法，不能攻破也。其方法奈何？則可斷言曰，非熟玩《莊子》全書，則不能讀《天下篇》。有如“神聖明王，皆原於一”。夫一者何謂也？則謂夫天地之德也。此非熟玩《莊子》書，不能下此斷語，而其他可知也。此一法也。非徧讀羣經百家之書，則不能讀《天下篇》。有如世史之守，六藝之典，百家所聞，皆數也。此非徧校羣經諸子書，不能下此斷語，而其他可知也。此二法也。是故不讀《天下篇》，則不可以讀《莊子》全書，亦不可以讀周末人著書也。而不熟讀《莊子》全書，不徧通周末人著書，則亦不可以讀《天下篇》也。更進而有要法者，則理會古人之語言詞氣，是也。一曰識字，字尚未識而侈言發明，何異白晝見鬼？昔人謂不通小學，則不可治經。余謂不通小學，則不可以治諸子。通小學者，明乎文字之聲音假借，而正其訓詁，則不煩章句委曲，而奧義自闡。雖然，其弊也，或失之破碎支離，故單獨此法，又不可以行也。二曰通文，文尚未通，而高談學術，何異癡人說夢？夫溺於魏晉六朝文者，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

溺於近世流行文者，更不可以讀周秦人之書。以其文脈語勢迥殊也。是以必枕藉於周秦之書，沉酣而得其肌理氣息，以審定著書者之命意，必在此而不在彼。然後可下明確之訓詁，而不至於破碎支離也。大凡真正周秦古書，研讀至此一境，無不文從字順，犁然有當於人心；如日星之光明，如珠玉之皎潔，洵天下讀書之至樂哉！

然則合前并此，而共為四法也。余惟用此四法，以讀破《天下篇》。《天下篇》之原文，雖有由後人之誤讀誤解，幾於不可究詰者。然經余此番之博搜旁證，為之講疏，一一理其癥結而恢復原狀，則文義之明，如日中天。庶幾闡先秦古哲久扃之祕，發郭子玄以下千年之蒙，將天下之治中國學術者，莫不願得吾之書而一卒讀也。茲姑先舉十事，以為讀吾書者之嚮引，可乎？

一曰明哲學之觀念也。嘗謂世界三大思潮，歐西思潮本於哲學的論理的觀念，印度思潮本於宗教的信仰的觀念，中國思潮本於社會的學問的觀念，不觀其會通，無以融和世界之文化。而中國羣經百家言，大本大宗，無不取象於天地神明之德，以成其內聖外王之業。然典籍美富，浩瀚難稽。獨此《天下篇》，不盈一握，展卷即是。所記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具見上世政府社會之運行組織，相維相繫，大綱盡是矣。治上世哲學思潮者，誠不可不深注意於是也。

二曰明古學之源流也。嘗謂世界文明古國之復興，往往與其學者復古之思潮相消息。並非欲今日之社會，回復於古代之原狀也。不過今人之思潮，與古人之思潮，得有精神上之切磋，往往呈現奇異之色彩。是以對於古代學術之鑽研，不可不抱有洞源達流之奢望。吾國自秦火而後，書籍燒殘，歲歷綿暖，真象莫明。然試一讀《天下篇》，則世史之守，六藝之典，百家所聞，有若三派。而實則以史

為本，六藝百家皆從之出而不可偏廢。其立言之明確，雖孟軻、荀卿、司馬談、淮南王、劉向、劉歆、楊雄、^❶班固之徒，無其公允也。

三曰明諸子之道術也。《天道篇》曰：“禮法、度數、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故《天下篇》略“世史之度數”“六藝之禮法”而不論。雖孔子之聖，蓋猶且以六藝垂教故而不與焉。是以諸子之道術者，神聖明王不作，而玄聖素王代興；皆上之所以畜下，而非下之所以事上者也。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惠施之徒，皆欲改革周道，而卓立乎其原有社會之上，各尊其所聞而自為政。《荀子·天論篇》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解蔽篇》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德，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舉寥寥諸子，與《天下篇》相出入，其盡是可知矣。然《天下篇》當以莊子終，而以惠施殿者，豈莊子自歎惠施死而無與言者，深惜其才，而以是寓微意歟？

四曰明名家之方法也。《荀子·正名篇》曰：“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喻一意也。”故名辭二者有別，名屬今文字學之事，辭屬今論理學之事，特古人總屬諸名家言耳。刑名本下之所以事上，自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而上躋於內聖外王之業。或以廁諸希臘詭辯家之列，殆非其倫也。自墨子倡導其“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之說，辯經之作，端緒既

❶ “楊雄”當為“揚雄”。——編者註

引，惠施、公孫龍之徒，接踵繼起。然“雞三足，卵有毛”諸說，用何方法而成其名家言，從來承學之儒；未免盡人墮入五里霧中也。今者雖若鄒衍所指“辯者有五勝三至”，不復可考，要為審其名實離合之故，則名家之方法，猶略可推見焉。莊子論惠子曰：“其道舛駁”，允哉！其舛駁也。蓋明其方法而玩其辭趣，則鉤釁析亂，蒙譏固宜。然而顯物理之微，則今科學之精神也；崇汜愛之旨，則今人類界之福音也；又非自有其卓乎不可磨滅者在哉！

五曰明文法之優異也。司馬遷稱“莊子善屬書離辭”，故莊子一書，實為中國獨一無二之奇文，然其行文又未嘗無法度也。有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百官、萬民之七等人，註家皆以為此不過呆敍七等人而已，以致上下文氣阻隔難通。不悟此正敍內聖外王經世之方術，並非呆敍七等人。苟明乎此，則上下文氣，自無不貫穿者矣。又如敍墨子發端二語曰：“為之大過，已之大順。”自陸德明《釋文》已誤大為太，致不可通。遂又改讀已為以，讀順為馴為甚，終不可通。不悟古人文字，夾敍夾論，而論有大開大闔者。此二句發端即為大開大闔之議論，無殊當頭棒喝。正是言墨子“為之大過誤；已之而不為，乃大順理”。若是，則不煩改字，而自通暢矣。又如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二句，解者多以為上句連曰字，是引宋鉞、尹文成語；下句是莊子論贊語。遂致“圖傲”二字，任何改讀，亦不可通。不悟此二句皆引宋鉞、尹文成語，乃反言“我豈為自己必得活命哉？豈意圖傲彼救世之士哉”？以明其真為救民救世之本意，則正無煩改讀而自通暢矣。又如“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縱恣而儻，不以觴見之也”，舊解以此段為指莊子之書而言，遂致觴字無法可以講明。不悟觴奇同字，正是莊子看得古之道術者，所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

認為尋常之事，不以奇怪視之。如是，則字字著落矣。其餘尚多，不遑枚舉。又如“冷汰於物”句，“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句，“不傲睨於物”句，“應於化而解於物”句，凡六於字，在通行文法可省，亦其異於他書者。

六曰正句讀之錯誤也。舊註家不但章段欠明，又且句讀多誤。甚矣，讀古書之難也。有如“皆以其有”句，郭注連下“為”字讀，宣穎王先謙已正其誤矣。又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句，郭注離為兩句，王念孫已正其誤矣。又如“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舊解句讀多不安，今讀“夫充一”句，“尚可曰愈”句，則辭圓理順矣。又有舊句讀本不誤，而時賢誤讀者，如“好學而博不異”句，本不誤，章炳麟誤讀“好學而博”為句，“不異”為句。又如“以調海內”句，本不誤，梁啟超誤連下文，改“請”字為“情”，讀“以調海內情欲”為句。又如“施存雄而無術”句，本不誤，或讀“施存”為句，“雄而無術”為句。皆於文義有未安，今悉審正之。

七曰正註解之違失也。舊註解甚多，徧檢無益。第觀重要諸家，猶且發見違失之處，而亟待改訂者不少焉。有如“兆於變化”之兆字，宜讀為逃。“猶百家衆技”之猶字，與由通。“好學而博不異”之異字，宜訓別擇。“九雜天下之川”之九雜，與收拾同義。“不足謂墨”“相謂別墨”之兩謂字，均與為通。“別墨”之別，與“別宥”之別，同讀彼列切，訓辯別也。“語心之容”之容字，不當讀欲字。“以眇合驩”之眇，卽惡字，惡報一聲之轉。“冷汰於物”之汰字，與泄通；實借為忤，訓狎也。“將薄知而後鄰傷之”之鄰字，與憐通。“謏慤”之不當訓謏話。“輓斷”“魴斷”之不當訓刈割。“磨石之隧”之隧字與遂通。“其風竄然”之竄字與血通。“巍然”

“巋然”之魏、巋同字。“敖倪”之卽傲睨。“瓌瑋”之卽瑰偉。“連犴”之卽連卷。“諷詭”之卽弔詭。“稠適”之卽調適。“天與地卑”之卑字與比通。“鏃矢之疾”之鏃字，不必改讀鏃。“其塗隩矣”之隩字，與溷通。今悉依據舊文雅詁，更為新詮塙解。頗採近儒時賢之說，而自下己意為多焉。

八曰正傳本之訛乖也。有如“名山三百”之山字，依俞樾說，當作川。“禹親自操橐耜”之橐字，依《釋文》當作橐。“不苟於人”之苟字，依章炳麟說，當作苛。“以此白心”之白字，依《釋文》或本當作任。“時恣縱而不儻”句，依《釋文》無不字。“至不絕”之至字，依偽《列子》引，當作物。皆字形之訛乖，甚顯著者，今悉更正之。乃若以音聲通假者，則多存古字，不復改易焉。

九曰正家法之淆亂也。墨翟、禽滑釐為一家，宋鉞、尹文為一家，彭蒙、田駢、慎到為一家，關尹、老聃為一家，莊周為一家，惠施為一家，凡六家，不盡與二劉《七略別錄》之分家同也。大抵家各有其主張，人各有其學說，界限綦嚴，不能混并為一談也。更綜合之，則墨翟、宋鉞、惠施三家皆有為派也。慎到隨物，老聃、莊周乘物，雖各不同，而為無為派則一也。是三家有為，三家無為，又共分兩大派也。凡作注解者當然不能不有以嚴別之也。然而自來注家，大致參以禪理，某為外道，某為正覺。甚至惠施亂名，而與破相通宗。則是冶莊周、惠施於一爐，莊周何必惜惠施駘蕩之才，而公孫龍亦何必聞魏牟之言而逸走哉！此誠不知家法之過也。今既發明名家之方法，與其餘諸家，各隨文詮釋；務使原文自明，有條而不紊，有證而不誣，則家法亦自分明矣。

十曰正時賢之附會也。“關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章炳麟說之曰：“建之以常无有者，如實空也。主之以太一者，

等同一味唯一真如也”。此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拾宋明人之牙慧，而重為唾欬珠玉於輓近學術界者也。不悟徧檢老莊二書，及周秦百家書，從未有以“无有”二字連文而可不連讀者也。則“常无有”三字連文，如之何其可截分三事而以配彼佛說之“如實空”也。太一者，太一形虛也。大通無形有形而一之也。則又如之何其可配彼等於耶教上帝之真如也。是時賢之附會不可從者，有如此矣。《莊子》書衆家本，唐後盡佚。《羣輔錄》乃六朝人偽托之書，其引“相為別墨”句，與今傳郭象注本作“相謂別墨”者不同，“謂”作“為”字，當是所據本，勝於郭注本。蓋別墨者，辯墨也，辯別墨家之道也。相為別墨者，指相里勤之弟子，與南方之墨者，相為爭辯墨家之道，欲別黑白而定一尊。故下文言“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也。乃自郭注成疏誤解別字，以致上下文不一貫。今之時賢，遂聚訟“別派之墨學”，豈知墨家貴兼不貴別，何其誣墨學之甚也！又況今存一部《莊子》書中，“別”字凡五見，《天下篇》二，《盜跖篇》一皆讀彼列切，訓分別也，無作派別之義解者。吾知時賢必有聞吾之說，而啞然失笑者矣。

以上所明者五，所正者五，略見余書之不苟作，而其詳則具書中焉。昔韓非著《外儲說》篇，載有郢書而燕說者。余之此疏，其庶免乎！若夫莊子此篇之作，舉天下之鉅學，始墨翟，終惠施，一憫其才，一惜其才，殆假有為之失道，而愈以見无為之得道也。儒家荀子《不苟》《解蔽》《禮論》《富國》諸篇，間接為莊子張目。而墨翟、惠施之愛仁好智，甚近唯物主義者，咸受抵排。倏忽千載，亦幾於沉淪而不返，湮沒而不彰矣。乃邇自世界交通，人類之智識界線，接觸頻煩。於是向之被抵排者，大有復活之現象。此豈第見

古書之彌可寶而已，懷人智之無窮，羨公理之日昌，不更可見人類之所以可貴，尤在乎其心識之卓然有以自立哉！民國十四年乙丑夏，律師顧實自序於國立東南大學之六朝松下。

是歲，東大拒長風潮方劇，同志謀建中山大學，無成，私立中山中學，施君憲民與余主其事，大遭當路之忌。而余沉冥作此書，如醉如夢。兒子元章病於上海，誤信西醫之說，不肯服中藥。回南京而後，必欲往廬山牯嶺，遂死普仁醫院中。余以一身，拯救不及。疲於舟車之役，傷於骨肉之痛；自罹喘急，暑疫，劇痢，咳血諸症，甚危。幸自知醫，得不死。嗣又執教鞭於滬上各校，僕僕不遑。此稿遂擱至丙寅歲，寒假，始得結束成書。豈人生斯世，必飽更憂患，而後得與知至道之樂乎？

丁卯仲春，顧實記

參考書

《莊子》

晉郭象注，附釋文，通行本。

《南華經解》

清宣穎著，通行本。

《莊子集釋》

晉郭象注，唐成元英疏，附釋文，清郭慶藩著。

《莊子集解》

清王先謙著，通行本。

《莊子校補》

民國劉師培著，傳鈔本。

《莊子補注》

今人奚侗著，排印本。

《莊子解故》

今人章炳麟著，章氏叢書本。

《莊子義證》

今人馬敘倫著，北京大學排印本，搜羅最富最備。庚申歲，馬君僅以《天下篇》見贈。

《莊子天下篇釋義》

今人梁啟超著，清華學院油印本，未見全稿。

《莊子天下篇疏記》

今人錢基博著，清華學院油印本，錢君又以重定本見贈。

《周秦哲學史》

今人陸懋德著，排印本。

《中國哲學史大綱》

今人胡適著，商務印書館出版。

《讀莊窮年錄》

今人秦毓鎔著，排印本。

其餘書甚多不具載。重要諸家說，多見馬君《莊子義證》中，故不復分出之。《道藏莊子》注家雖多，無甚可採。陸西星《南華副墨》最有名，亦無足取。余草既成，復在南京，往江南第一圖書館，徧檢善本、通行本之莊子一類書，亦僅見秦君著《讀莊窮年錄》，頗有新思，王道煌說，卽在此書中，故余稿謄清時，復略採入其說焉。并記。